

## 壹、緣起：生命的冠冕

做完了來到人間的「身後事」，  
擺脫病痛、恐懼和人生一切煩惱，  
悲痛讓悲痛，淚水化淚水；  
你，用愛彌補人間殘缺，  
瀰漫著無邊無際的愛，使他們無比安祥，  
那是一種最單純、最慈悲的愛，  
最後，令我終於體悟，  
人生的意義終究是「愛」。

——施勝烽（2007：264）

歐美社會與臺灣的教育界均對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的研究有著不同的成果，但至今尚未有針對臺灣安寧（療護）工作者對於生命教育的意義、知識與態度進行相關之研究。對安寧工作者而言，「生命價值」是需要深得我心的處遇方法，更是需要與其共同面對的困難：

我昨天要離開的時候，剛好有一位過去是護理人員，她得肝病，電梯碰到她的家屬，我直接講生老病死，當然我們可能要證明自己的想法，所以就直接講死亡，在臺灣大家可能對安寧療護還會迴避，講就會被打死（臺語），有一個很深的感想。（V0203-06-05-01）<sup>1</sup>

---

<sup>1</sup> 有關焦點團體之逐字稿代碼的原則：第一部分為「英文」，代表專業背景，D代表醫師、N代表護理師、S代表社工人員、C代表宗教師、V代表志工；第二～五部分為「數字」，第二部分代表「醫院代碼」，每兩位數字為一組，代表第幾家醫院；第三部分為「數字」，也是兩位數字一組，代表該職業之受訪者流水號順序；第四部分為逐字稿「頁數」；第五部分為逐字稿「段落」；第六部分為逐字稿「行數」。以「D0103-01-02-03」為

安寧療護在臺灣推行20年來，所推崇的是一種「自然死」的概念，過度無意義侵入性的醫療，縱使延長人類的生命，卻破壞死前最後的尊嚴。安寧療護人員強調對生命的尊重，探索生命意義，也自詡為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者，亦稱自己為生死教育或死亡教育專家。其實，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生死教育（life-death education）及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三個名詞，這當中是否重疊或互斥，從學術角度有著不同的看法，可在文獻探討中得到一些訊息如傅偉勳（1993）、張光甫（1995）、Neimeyer與Moore（1994）、孫效智（2000）、林繼偉、潘正德與王裕仁（2002）、楊克平（2003）、鈕則誠（2004）、徐惠琳（2005）、侯俊明（2006）、張淑美（2006）、陳立言（2011），有趣的是在生命教育教材中，有可能並未談及死亡這個字眼，或有涉及也輕易帶過，僅提到生命的源由與演變，而沒有提到死亡，然而如此似乎是不完整的生命教育，若加上死亡的意義，才可以稱為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有關死亡的哲學或宗教解釋，也是一種生命教育。只是這樣的說法，亦莫衷一是，藉由蒐集國內、外文獻中，發現有許多重疊的模糊地帶。

就此，安寧療護醫療服務型態，除了在病房實施外，慢慢地逐漸延伸到患者家中，甚至將腳步拓展到一般病房，對大眾重申安寧療護的重要，不斷地強調人們應尊重及保有自然死的理念，為此，除肯定安寧療護工作者願意用自己協助往生者的善終經驗與大眾分享，也思考要教育大眾什麼樣的內容。

有趣的是，在臺灣的安寧療護工作者專業人員訓練課程目錄，鮮少提及生命教育、死亡教育或生死教育的字眼，但卻有安寧療護工作者覺得自己的工作，其實可稱作生命教育或稱為生死教育，可見國內對於上述三種教育的看法尚未統一，且安寧療護工作者若稱為相關教育的專家或先驅，基於國內

---

例，可解碼為「第一家醫院的第三位醫師，描述意見出現在第一頁第二段第三行」的逐字稿。